

飛越法蘭西海岸線

李崇仁



飛機跨越了英吉利海峽，距離目的地巴黎已很接近，飛行高度也開始下降。我從機窗鳥瞰，看到法國的海岸，海水較為渾濁，淺灘一帶頗為荒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海岸爆發了兩次驚天動地的戰事。1940年納粹德國閃電入侵法國，迫使英法聯軍從法國北部港口敦克爾克 (Dunkirk) 撤退，法國於是淪陷。1944年由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組成的盟軍展開反攻，近十六萬盟軍士兵橫渡英吉利海峽後，在法國中北部沿海的諾曼第 (Normandy) 地區登陸，成功擊潰德軍，光復法國。我在飛機上望著無邊無際的法國海岸線，告訴自己，這裏曾是慘烈的戰場，多少戰士的生命已在此化作汪洋。

海岸線的背後，便是法國大地，這大地又孕育過多少風流人物。自懂事後我聽到的第一個法國人名字可能是一代梟雄拿破崙，後來從新聞中知道當時的法國總統是戴高樂。漸漸，我認識了愈來愈多法國人。科學家有居里夫人；文學家有大小仲馬父子、雨果、莎崗；哲學家有笛卡兒、卡謬；導演有杜魯福；電影明星有阿倫狄龍、嘉芙蓮丹露；球星有亨利、施丹。然而，法國最使我嚮往的是她的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這是法國精神的代表。法國，一個偉大和讓人羨慕的國家。

人傑地靈，法國或許也特別蒙受聖母寵愛。千百年來世界各地關於聖母顯現的傳聞多不勝數，但獲教會正式確認的只有十多次，而其中五次聖母是在法國出現的。這五次聖母顯現中以在露德 (Lourdes) 那次最為熟悉。露德位於法國西南部比利牛斯 (Pyrenees) 山脈。1858年2月，居於露德鄰近村落的牧羊少女伯爾納德 (Bernadette) 在山上檢拾柴枝時遇到一位手執玫瑰念珠的美貌端莊女士，她向伯爾納德介紹自己說：「我是始胎無玷者。」當時年僅14歲的伯爾納德未受過教育，不知道教會在三年多前已確定「聖母無染原罪」這道理。女士與伯爾納德相約再會面，教她徒手挖掘水泉，並吩咐她指示世人多做補贖及為罪人的悔改祈禱，也叫當地的神父在她出現之處興建教堂。女士與伯爾納德共會面了十八次。教會於1862年宣佈承認這是聖母的顯現，從此，來自全球前往露德朝聖的信眾絡繹不絕。今年適逢聖母於露德顯現160週年，我們夫婦跟隨楊永明神父率領的朝聖團遠赴歐洲，行程的第一站便是露德。

露德距離巴黎有八百多公里之遙。我們抵達巴黎機場後馬上驅車南下，縱貫三分之二的法國國土，奔赴露德，行程需要兩天。途中我們經過楠法 (Nevers) 小鎮，伯爾納德就在這裏的女修院修道，並於該修院去世。後來伯爾納德被封為聖人，我們在這修院瞻仰她不朽的遺體，分沾她不朽的恩寵。

在寧靜小城克萊蒙費朗 (Clermont-Ferrand) 度宿一宵後，我們再兼程趕路，途經一個建築於峭壁上的古城羅卡馬杜爾 (Rocamadour)。城中一座小聖堂供奉了著名的「黑色聖母像」，據說該處出現過很多神蹟。此外，相傳匝凱和他的妻子在這城度過晚年。匝凱原是為富不仁的稅吏長，耶穌進入耶里哥城時，他想看看耶穌是甚麼人。但由於人多，而匝凱身材短小，所以他不能看見，於是他攀上了一棵野桑樹去看耶穌。耶穌看見匝凱，叫他馬上下來，又不管旁人的竊竊私議，決定當晚要住在匝凱家中。匝凱受到耶穌感化，願意把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又以四倍賠償給受過他欺騙的人。耶穌對匝凱說：「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路 19:1-10) 我和匝凱真是有緣，兩年前我到聖地朝聖時也去過耶里哥，並見過傳聞是匝凱攀上的野桑樹。不知為何匝凱與妻子後來會移徙至法國羅卡馬杜爾定居，我們又竟然在此重逢。還有，來到這裏才聽說到匝凱的妻子就是韋羅尼加，即苦路第六處替耶穌抹面的那位婦女。雖然這只是野史，未必真確，但這資料也豐富了我這次旅程。

每年去露德的朝聖者數以百萬計，我只是芸芸眾生的其中一員。每人在抵達前有自己的渴求，去到後有自己的體驗，離開時有自己的得著。有幾位團友已多次來露德，對他們而言露德具有攝人魅力，吸引他們再三前往。而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首訪露德，毫不諱言多少都有點旅遊心態。然而，我也抱著開放的態度，嘗試去感應天主和聖母將帶給我的訊息。



車子駛進露德小城時夕陽開始西照，最初我們只看見狹窄的街道兩旁佈滿售賣聖物的商店。誰料拐了一個彎後，在兩列房屋中間有一條小河。這河真的很小，大約只有一條馬路那麼闊，但水流湍急，河水在一段河道往下流淌，雖然落差輕微，但已形成一道袖珍的瀑布，縱使沒有磅礴的氣勢，卻顯現無窮的生命力。歐洲所有大城市都有一條孕育文化的母親河，小小的露德也不例外，這河名為波爾河 (River Gave de Pau)，有如母親一樣，以長流不息的甘泉滋養露德。

波爾河是天主創造送給露德的，而露德建造了一系列的宏偉聖堂回饋給天主。人們依照聖母的指示，在她出現之處興建了教堂，一百多年來這裏建了多座教堂供信眾朝拜和祈禱。最矚目的當然是玫瑰聖母大殿，具有新拜占庭式的建築風格，高聳的尖塔，巍峨的圍牆，宏偉的大門，整座大殿莊嚴地矗立於露德，也庇護著露德。

大殿之下是聖母岩穴，即聖母當年顯現的位置。這岩穴不但是大殿的根基，更是露德朝聖地的中心，來露德朝聖便是要到這裏。我們隨著長長的人龍貼著岩壁排隊進入岩穴，探索當年聖母教伯爾納德徒手挖掘的水泉，更向豎立在岩穴的聖母像致敬及祈禱。我們一邊走一邊以手撫摸岩壁，有時把額頭貼在岩壁上，那原本是嶙峋的岩壁已被眾多的朝聖者摸得很平滑。在聖母像前有人燃點蠟燭，有人放下鮮花或念珠，有人只是默默地禱告。我身旁有人十分激動，淚流滿面，而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在這神聖的環境中感受到平靜與祥和。



聖母岩穴旁是聖水池，朝聖者都會到那裏浸聖水。我們早上八時便到聖水池門口排隊進入。排隊也算舒服，坐在一列列的長椅上等候，前頭的人進入後騰出空位，後面的人便挪移上去，很像我小時候在香港公立醫院看街症的情景。據說這裏的聖水具治療功效，有人浸過後身體的頑疾不藥而癒。幸好我尚算健康，無需親自證實聖水是否真的可以治病。浸聖水前協助我的工作人員提示我祈禱和祝願，我聽從指示照辦。雖然外面是炎炎夏日，我浸入水池和離開水池時都覺得冰冷，不禁瑟縮打顫，可是我想起了一句話：「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而工作人員親切和關懷的態度使我感到非常溫暖。

浸聖水後我們跑到聖母岩穴背後的小山拜苦路。十四處苦路設於山崗上，繞山一周相當吃力，比耶路撒冷舊城區內那條真的苦路更長和更難走。我們走到苦路每一處都停下來看那些雕刻精緻的銅像，誦讀聖經章節，祈禱及默想基督的苦難。直至最後一處，陽光從十字架背後灑遍大地，讓我們看見苦架帶來的光輝。

拜苦路之後已是下午，正是聖體遊行與降福時間。遊行隊伍從聖母岩穴出發，繞過玫瑰聖母大殿前的大廣場，最終去到聖庇護十世大殿。我們沒有參予遊行，只在聖庇護十世大殿內等候聖體降臨。這大殿是一所非常巨大的地下室，沒有甚麼裝飾，牆壁也沒有批盪，只見一排排的木椅，初踏進去時我以為是去了一個倉庫，或是地下停車場，要看見中間的祭台和兩旁的彩繪玻璃窗我才意識到是進入了教堂。教堂的天花板呈橢圓形，有很多混凝土樑柱，使教堂好像一艘翻轉的船，這樣設計的教堂不是人人都會欣賞，但也讓人大開眼界。在我還未仔細看清楚這大殿時，聖體已在群眾護送下抵達，我們立刻跪下朝拜和接受降福。這個降福使滿懷盼望的朝聖者得享安慰。

露德朝聖活動的高潮是每晚的玫瑰燭光遊行。波爾河的河水汨汨流湍，天際夕陽的餘暉灑落於玫瑰聖母大殿前的金冠，都像在催促朝聖者趕赴遊行。成千上萬的信眾從小鎮各街巷走到金冠之下的廣場去，每人手持蠟燭，懷著虔敬的心情跟著人潮魚貫前往遊行的起點。夜幕低垂，遊行正式開始，隊伍以一尊數人抬起的大型聖母像引路，緊隨的是傷殘病疾人士，他們坐在輪椅上，由熱心的義工推著前進。之後是來自全球不同團體的信眾，他們高舉旗幟，以整齊的步伐前行。我們跟隨群眾，舉起已燃點的蠟燭，一面以自己的語言誦念玫瑰經，一面往前走。每一端完結時，所有人一起高唱 Ave, Ave, Ave Maria，大家都相信這讚美的歌聲會風飄往天庭，慈愛的聖母能親耳聽到。最感動的一刻是遊行結束時主禮神父在廣場向全體信眾降福，也邀請各人互相祝福。環顧四周，我看見數不盡的燭光，拿著蠟燭的人膚色和國籍都不同，絕大部份各不相識，但所有人都很親切地互相握手或擁抱以表達祝福，大家都牢記耶穌所給的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 13:34-35）廣場中的人全是耶穌的門徒，全是教友，我們同屬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那份榮耀，使我血脈澎湃，心波激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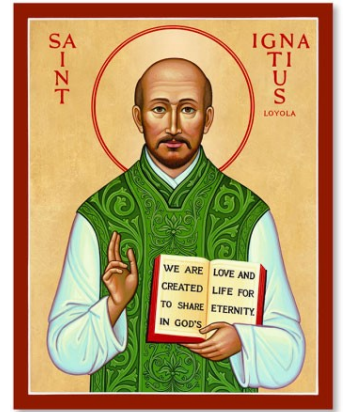
燭光遊行後已是夜深，信眾帶著喜悅的心情散去，廣場回復恬靜。我們夫婦走到河畔散步，兩岸房屋依然燈火通明，彩色繽紛的燈光映照於河中心，像日間掛在天空的彩虹於夜裏躺在河上。燈影隨著水波搖曳不定，但卻沒有隨著河水溜走。我們在法國的明月青空下，站在小橋上，吃著冰淇淋，目送奔流的河水，很享受那久違了的浪漫，也默默地與露德道別。露德，萬人瞻望的朝聖地，各國信眾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每一晚都是很多人在露德的第一夜，也是很多人在露德的最後一夜。我們在露德勾留了三晚，那晚便是離開露德前的最後一夜。河岸某處有一群青年在唱歌，我們看不到他們，只聽到歌聲。這幾天見到很多來自地球不同角落的年輕義工在這裏服務，他們風華正茂，朝氣蓬勃，在新世代的潮流衝擊下仍堅守信仰，愛主愛人，熱誠侍奉。唱歌的相信就這些年青人，他們經過一天辛勞的工作後，大家輕鬆一下，也藉著歌聲互相鼓勵。在深宵中他們的歌聲很嘹亮，但沒有使人感到滋擾。對我們而言，這美妙的歌聲是給我們送別的驪歌。

翌日早晨，我們登上旅遊車，緩緩地駛離露德，準備轉乘飛機往下一站意大利的米蘭。我來露德前沒有刻意想尋求甚麼，離開露德時也沒有帶走任何奇蹟，反而在這聖母留下踪跡的地方我留下了思念。在車子上我依依不捨地再三回顧，最後看到的是玫瑰聖母大殿對面山崗上的一座堡壘，很遺憾我們沒有機會登上去遊覽。二千年前羅馬帝國已在此興建城堡，後來城堡經多番拆卸與重建，現今的城堡已有一千年歷史。在十個世紀的長空下，堡壘干城遙望著比利牛斯山脈，守護著露德，也見證法國之歷劫與滄桑。



附記

1. 在露德三天之中，其中一天我們繞過比利牛斯山脈，去了一趟西班牙羅耀拉 (Loyola) 地區參觀聖依納爵 (St. Ignatius) 的故居。這位聖人曾在戰役中受重傷，回到出生地羅耀拉，在一斗室療傷。期間他閱讀了很多宗教書籍，深受感動下決意皈依。後來他寫了一本備受推崇的靈修巨著《神操》，之後更創辦了耶穌會。當年他療傷和閱讀的地點已建成了一座宏偉的聖依納爵大殿，而那房間依然保存原貌。我們便在這房間改建的小堂舉行彌撒，也默想聖人為教會所做的耕耘與奉獻。
2. 離開法國露德後朝聖團前赴意大利、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回程時整團飛回法國巴黎然後解散，各人繼續自己選擇的行程或者立即返回加拿大。我們兩對夫婦一起留在巴黎觀光，徒步暢遊浪漫花都的名勝。短短幾天欣逢法國兩大盛事 -- 國慶日和獲得世界盃冠軍。雖然我們沒有觀看國慶閱兵儀式，但抬頭看見飛行表演，也分享了他們節日的氣氛。意料不到的是法國隊勇奪世界盃，我們親眼看見巴黎全城哄動，熱烈慶祝。近年法國的經濟和政治都走下坡，巴黎也經歷了兩次血腥的恐怖襲擊，民眾的心情都較為沈重。贏取世界盃有助法國人走出陰霾，他們放浪形骸的民族性釋放出來了，人們在街道上肆意狂歡，整個城市有如嘉年華會場。我們適逢其會，夾雜在人叢中，與眾人一起歡樂。在熱情的環境及歡騰的喝采聲催化下，我也做了一晚法國人。第二天，歡樂停不了，香榭麗舍大道依然塞滿人群，肩摩踵接，原來法國隊捧著世界盃凱旋歸國，並在凱旋門前與民眾見面。人太擠擁了，我們悄悄離開香榭麗舍大道，走到鐵塔之下的塞納河畔，看著潺潺河水悄悄西流，流出法國的海岸。



Editor's Word

There is a new email address that you can contact us directly. CMCC parishioners are welcome to contribute their experiences in faith journey or spiritual sharing or any valuable photos taken during Parish events to CM Voice. Please submit articles and photos to our new email cmcc.cmvoice@gmail.com,

編者的話

証聲誠邀本堂教友投稿分享你們的信仰歷程或神修心得，或分享你們在堂區活動拍到的相片。稿件或相片可電郵到 cmcc.cmvoice@gmail.com。如有任何有關証聲的意見，也歡迎電郵給我們。